



2025  
臺北文學季主題特展電子專書

# 溝通失敗傷心故事集



# 目錄

序言   蕭詒徽	2
敬啟者   張嘉真	4
三個字   陳昭淵	6
沒中樂透的原因   湖南蟲	8
那東西   蕭詒徽	10
本文含部分模糊和變造之處   熊一蘋	13
溝通無果最可怕   阿哼	15
我想你像他   許瞳	17
真的好想看試片   張硯拓	21
限時動態好好玩   鄭宜農	23
用手指一指   汪正翔	26

# 序言

策展人 —— 蕭詒徽

以下這段訊息，擷取自我為這本書所擬定的作者邀稿信：

過去，臺北文學季特展電子專書內容，主要以延伸展覽的論述、深化中文觀展者對主題的理解為方向。但今年，我想要嘗試不一樣的「延伸」：

這回專書規畫邀請 10 位作家／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以自己一次使用訊息／信件溝通的失敗經驗為題，撰寫 800-1000 字的散文作品。內容需以訊息溝通過程及失敗的結果為主軸，其餘部分可由作者自由發揮，以「好看」為最高原則——至於什麼是好看，您說了算。

本電子專書名為《溝通失敗傷心故事集》。

雖然不直接與展覽扣連，但主旨核心仍指向溝通情境的探討。我們期待這本電子專書在性質上是一本可以單獨成立的線上 ZINE……而對我個人而言，這個計畫最迷人的，則是讓一切回歸到創作——我希望它不但是一份展覽的延伸內容、同時也是一部精彩的散文合輯。

而，以下這段訊息，擷取自我讀到第一篇稿件時傳給團隊的訊息：

吼唷 我讀阿哼的稿件讀到哭 吼唷

如果您是在參觀 2025 臺北文學季特展「幾個波浪號才對～？」之後，才讀到這本電子專書，那麼您就會知道為什麼第二個訊息裡頭沒有逗點和句點。更精確地說，是我為什麼用半形空格取代

了斷句。作為「說話」的再現，話語、文字、符號以及更多東西之間的對照關係，不再像過去那樣強而有力且不由分說。但，也正是因为它們之間不再不由分說，人與人的溝通充滿了更多可能性，而那些可能性之中當然也包含了誤解。

比方說，我截取的第二個訊息，後來沒有人回。（是因為在工作群組裡，不該那樣抒情嗎？）

比方說，我擷取的第一個訊息，有作者以為這次邀稿就是延伸展覽的論述、深化觀展者對主題的理解。（還是說，其實他並沒有誤解，只是選擇用一種後設的姿態：藉由提供一篇顯然與邀稿訊息背道而馳的稿件，直接展示「訊息溝通過程及失敗的結果」的樣子？）

如果說，文字是說話的剪接。如果說，說話是內在意思的剪接。如果說，就連內在意思也不過是我們在心中勉強能用語言系統進行思考的部分，因此它也只是「我們」的剪接。

身為創作者，與策展人，我顯然過於著迷於蒙太奇這回事，於是決定照稿收錄，並藉由一篇序的幅度，將一切有意地剪接在一起。

而如果你沒有先讀這篇序，而是先讀了書中內容，然後疑惑其中有一篇怎麼怪怪的——那就又是另一段溝通失敗的傷心故事了。

# 敬啟者

文／張嘉真

那天結束以後，我傳了一則長長的訊息給你。我目送你離開，站在這裡，能一直看著長路的盡頭把你的頭髮吃得一點也不剩的位置，看著這條路空空蕩蕩，只剩下我想再看你一眼的衝動。

那時候我就應該叫住你，跟你說謝謝。可是我沒有，我想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你，像牙仙子趁著我們熟睡時，不動聲色地取走枕頭底下的乳牙，我們因此安靜地長大一點，然後一點一點與衝動和幼稚告別。

我想對你這樣做。

所以我回家寫了一封信給你，我說：

親愛的你，謝謝你哭了，我們有過很多慌張的時刻，那時候我們一無所有，卻也無法信任彼此。像是我們看完電影並肩坐在山坡的那天晚上，你說你想逃離眾人的注視，後來你也把我劃分到眾人的範疇，所以我再也看不到你了。還有我們並肩坐在捷運上，你教我想找座位的時候，可以在這一站換搭區間車，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餘裕只是為了坐下，而去空等另一班捷運發車。我們就著這樣的小事開始歪斜。你今天靠著我說對不起的時候，我是真心誠意想要讓你知道沒有關係了，表露真心的前提是坦誠，所以現在我要跟你說，我介意過。我介意你浪費我的錢、我的時間、我的餘裕，為了不要讓你愧疚，我一個人跑開，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發瘋。我在不該承擔我情緒

的人面前發瘋，因為我想要守護我們的關係，對他對你對我而言，都是多麼難聽的理由，我卻根本沒有辦法細想其他出路。今天你哭了，你說對不起，你對我好愧疚，你覺得你失敗了。原來這一切可以如此，我努力過，你努力過，於是已經成真的現實，竟然在此刻能夠透過歉意被收回。謝謝你，你始終在我心中最好的位置。

送出以後，我想，我終於可以放下這一切。

兩天後你回覆我，你說，謝謝你，嘉蓁。

我等了一分鐘，又等了一分鐘，確認你沒有要收回再重新傳出訊息。

你沒有發現任何不對勁。

五個字收回重打可能只需要五秒鐘，在這兩分鐘裡，我總共給出了 24 次機會。

朋友紛紛忙著幫我找臺階下，比如說，啊你的 LINE 名稱叫什麼？你就叫本名喔？還是你要回她，我叫張嘉真，每天過得超認真？

今天是我的 LINE 改為酷妹簡稱的第 35 天，從此以後每個剛認識我的人，都只能叫我張。如果有一天你認識了一個 LINE 名稱不知道從何稱呼起他本名的人，最好的方式或許是，永遠不要稱呼他。

作家

張嘉真



1999 年生，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目前就讀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參與劇情片編導。短篇小說曾獲台積電青年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並入選九歌 112 年度小說選。出版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

# 三個字

文／陳昭淵

「在嗎？」

下午六點，差不多要收尾今天工作，準備出門吃晚餐的時間，手機忽然跳出訊息通知，是客戶傳來的，三個字，兩個中文加上一個符號，沒有寒暄招呼，單刀直入像一把斧頭，直接且粗暴的把話題劈開。

滑開通訊軟體，確認是否有更多細節，沒有，就三個字，跟三字經一樣讓人不適，語氣懸而未決實在逼死人，但為了讀取訊息我必須被迫現身，系統用「已讀」兩字告知對方，您的設計師已經上線。

「在」，我簡短的說，像是下棋出兵的第一動，給出不疾不徐、很中性而且很節制的一個字，畫面停了很久，兩個時空各自沉默，下方點點點閃爍，對方正在輸入文字「我剛開完會」、「有地方要修改」、「現在有空嗎？」、「可能直接講比較清楚。」

一句話斷成四行，如飛鏢射出，「抱歉我正要出門，請問是什麼修改？」我壓抑住心中煩躁的雜音繼續故作鎮定，用出門的藉口劃出一點安全範圍，沒多久，一則語音訊息傳來，播放鍵的三角符號旁顯示內容長度約一分多鐘：

「就是啊我剛剛開完會，主管覺得這次的提案不是很滿意……雖然方向滿接近的但是啊就覺得有一點不夠……好像在哪裡看過類似的設計，不夠特別……好像可以再嘗試更創意一點的想法，可能換個顏色？你現在有新的

想法嗎？歹勢啦，主管這週要出國了，我是想說有沒有可能後天有個新的提案，讓他出國前可以確認？」

以上簡言之：提案沒有過，後天要提供新的版本。

訊息量一時太多，需要花點時間消化，我先傳了一張比著大拇指、背景 OK 的卡通貼圖來結束這一回合，並在接下來的兩天，努力撐住修改指示的猛烈攻勢。

底色可以再飽和一點嗎？主管說想要走在日本東京街頭的夏日晴天那種無限透明的藍（供蝦毀）。這組新的標準字看起來怪怪的（你才怪你全家都怪），公司 LOGO 可以大一點嗎？（幫你放滿版好嗎）可以先幫我做示意圖嗎？（我能說不嗎）當然以上括弧內的情緒，溝通時都不會出現，更不可能送出，心力交瘁時頂多化整為一句：「好的，沒問題」，偶爾覺得太冷淡怕對方嗅出不悅，於是優化成「好的修改指示收到！沒有問題喔～」這樣故作振奮、態度放軟的語氣，還好折騰的結果，總算如期送印也完成任務了。

「在嗎？」過了一陣子，又跳出熟悉的三個字，像鬼故事的開頭。

「在」，我再一次恭順地回答。

「我今天把印好的成品快遞過去給你喔，抱歉後來老闆又改了顏色，我們已經請印刷廠直接調整囉。」

沒多久，快遞送來了一本很陌生的書，封面顏色已經被改成老男人的內褲那種有點哀傷又若即若離的黃，根本就是另一個人的設計。

詩人·平面設計師

陳昭淵

個人網站

寫詩與歌，從事文字工作與平面設計，喜歡音樂和貓。自 2011 年起，持續出版多本個人詩集，將書冊視為藝術載體，從文字、設計到企畫發行皆一手包辦，以靈活多元且優雅縝密的創作方式，建構出系統性的思想脈絡。

返回目錄



# 沒中樂透的原因

文／湖南蟲

當然也發生過將整封信複製貼上，名字頭銜改一改就寄出去的例子。說到底是便宜行事，寄一封電子郵件，總是不差那十分鐘的。隔天收到回信：「我不是某某某……」原來是漏改其中一個名字。不曉得是否犯過同樣的錯，對方竟也體諒地讀完了信件，給了「可以掛名」的回覆。

也發生過下午兩點半傳出誠懇到彷彿血書的簡訊，每個字都細細檢查過，結尾還用了「敬上」二字。可能是內容太迫切，晚上七點我收到回訊：「不好意思，我不是某某某喔……猶豫了一下還是跟你說一聲。」我想像對方收到陌生人空投而來的莫名其妙邀訪信，非但沒有置之不理，還回訊提醒，衷心希望他或她今後買樂透至少都能中三個號碼。

大概不會成真。畢竟我也曾收過一封邀約演講的訊息，對方親切地稱我為「波戈拉老師」。我同樣回訊提醒對方寄錯了，但我威力彩經常是一個號碼都沒有中。是因為我隨即把此事當成笑話寫到臉書上嗎？

然而以上都沒有我 201X 年時寄的一封信糟糕。那年，我非常想要重新出版一本絕版已久的小書。鐵灰色小開本的書籍，放在我書架上很久了，做得很簡陋，醜到很有存在感，我時不時拿起來翻閱，每次都在心裡抱怨，明明內文簡直是永恆青春的代名詞，卻長著一張不美麗的臉。奇怪的是，儘管多年後它已成某

種經典，始終沒有出版社動念重新出版。真是一群笨蛋。這情懷不是很好賣的嗎？

於是我寫信給作者本人，獲得積極的應允。又寫信給設計師，請他操刀給書整個形，也順利邀到。我幾乎就要看見新書出現在我書架上的舊書旁邊閃閃發亮了，趕緊發信給作者所寫的「也要問過某人。有一半的版權在他那邊」裡的那個某人。

那語句真的太輕鬆，像隨意被附在作者回信的最末處，我還以為不過舉手之勞就能解決。結果一週過去，兩週過去，沒有回信。傳錯了嗎？我寫信跟作者說明狀況，得到回覆，大致說明了當年各種不愉快後的不歡而散後的不再合作。好喔，現在才告訴我。詢問了資深前輩，得到回覆：「你不知道嗎？」……嗯，我知道了。也知道始終沒有出版社動念聯繫作者重新出版的原因了。笨蛋原來竟是我。

至今我還未寫信給作者和設計師，說明案子無限期擱置的原因。我該如何說明一份錯誤的期待，從一開始就踩空，而非誤入歧途後墜崖的心情呢？大概是，手裡拿著一張彩券，以為能就此財富自由，最後還是只能把廢紙丟進垃圾桶，繼續工作的心情吧。

作家  
湖南蟲

個人網站

出版散文集《昨天是世界末日》、《小朋友》，詩集《一起移動》、《最靠近黑洞的星星》。最新作品為自費出版兩百本「不知如何處置作品」的《奶油事變》。

# 那東西

文／蕭詒徽

我在演員社團發了文，這樣寫：

「明天我不能到，一切就聽由黃導指揮。此外，明天除了彳晚到、阿生要早走之外，大姊照例第二個小時到，其他人請務必準時到達。我不確定大家對排戲的感覺是什麼，但是每次都有人排戲前一個小時說自己會遲到或晚到，或者沒說就遲或晚到，我覺得這真的太過不可取。姑且不論排戲快不快樂，我想這樣是對不起大家的喔～」

那是自開始排戲以來，我唯一不能到的一次。文中想要提醒的人，是沒有在文中提到的彤，她在星期三排戲前十分鐘傳簡訊說，剛要吃午餐，會遲到。

結果，彳看到以後，以為我是在說她。

那天晚上，彳在自己的臉書上發文：

「就是要針對我，我自認為沒有對不起大家。有不爽為什麼不直說呢，就算老娘是您心裡的一粒沙我也甘願。」

我的心一陣灼熱。貼文已發佈 38 分鐘。

立刻傳訊息向彳解釋：不是在說妳，真的。幾分鐘後彳回傳：「對不起，我誤會你了。」接著她把動態刪掉。

一切彷彿結束了。然而，這就是誤會最可怕的地方——

誤會往往不只是誤會本身。誤會，常常是掀開什麼的過程。

解決了誤會以後，很有可能，我們仍然無法解決誤會所掀開的那東西。

比方說，原來在彳的心中，我是一個會針對她的人。這代表原來我們之間的情誼，並沒有我所想的那樣牢固，以至於她看到訊息時會對號入座；比方說，原來我終究不是一個在衝突發生時能令他人放心回應的領導者，以至於她對號入座之後沒有選擇找我溝通，而是直接發一篇文；比方說，原來我以為已經足夠直接的公告內容——除了提到的三個人以外的其他人、排戲前一個小時才說的人——仍舊是不夠直接的。

比方說，如果彳對我的觀感是傾向友好的，那麼她不會動輒生氣。這一連串過程，暗示了我並不是她視為朋友的人。

貼文刪去以後，我心中的某個東西卻無法刪去了。

我不停地想：她用 您 稱呼我。

我不停地想，會不會有很多誤會在我沒看到的情況下，就這樣被社群動態的激流沖散。然後，我就這樣一直被我所不知道的人所恨著，因為沒有發現，而無法看見。

無法看見誤會下面的東西。

她用 您 稱呼我。而一切彷彿結束了。

有趣的是，如果我可以在「從未看見那則貼文、並始終以為彳和我十分友好」和「看見了那則貼文，但事情如後來那般發展」之間作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後者。

那時的我會選擇後者。現在的我也會。

每隔幾年，我就會再問自己一次這個問題。而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我的答案從未改變。

所以，我至今仍覺得，那時的我非常幸運。

而我深深知道，這份自覺幸運的快樂，會在某個我的答案有所改變的深夜，變成另一個東西。

作家

蕭詒徽

個人網站

網誌



作品《一千七百種靠近——免付費文學罐頭輯I——》、《晦澀的蘋果 VOL.1》、《蘇菲旋轉》（合著）、《鼻音少女賈桂琳》、《Wrinkles——BIOS monthly 專訪選集 2021》（合著）。

# 變造之處

## 本文含部份模糊和

文／熊一蘋

我是深信越看重的事越必須直接說的那一派，平常也很少在社群活動閒聊，文字往來通常公事公辦，如此淡泊地幽居資訊時代，竟也有幾次無法忘懷的溝通失敗經驗（這段非常國文課本的開頭是為了顯示我在這件事上的保守，我拒絕讓這段文字直接連結到我寫得很爛的意見）。

期末審查會議前一天，工作夥伴傳了一則新聞到群組：我們正準備結案的那個計畫，被議員拿出來質詢了。

當時我還沒什麼和公部門往來的經驗，只是有點被注意到的虛榮感，和發案的單位好像遇到倒楣事的單純感想。結果到了隔天，審查會議直接宣布不通過，請我們回去照會議中的意見修正，連讓我們解釋的環節都沒有。

明明期初、期中兩次審查都挺順利的，最後關頭卻來了這齣，一群人灰頭土臉離開會議室，交換幾句抱怨和幹話，還是得回去準備完成剩下的工作。

大概是又隔了一天吧，和公部門對口的LINE群組傳來一個檔案，是我負責的文字部份，說他們同仁一起看了一遍後有補充一些意見，請我們照著裡面的註記修改，語氣平平淡淡，指示倒是很直接。我點開檔案，發現要是真的照改，大概二分之一的內容都要重寫。

我也不是沒在工作時和人吵過，但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憤怒起來，想徹底戰倒對方。確定好黑臉白臉的角色分配和責任歸屬等等之後，我回 LINE 寫了一篇長文，從修改程度太高推翻前兩次審查結果，到單方面要求修改不接受我方意見太不尊重，最後甚至說願意放棄掛名協助修改，甚至連有議員關注嘛，那我們請他來了解一下好不好都噏出來。

聽說傳訊息那個人被我嚇得要死，連知道我要發文回擊的夥伴都嚇到了。

現在回想，我當時的確是感覺修改程度大到等於宣稱我這個寫手並不適任，感覺被輕視了，對方又剛好沒用到「參考」、「調整」之類緩衝語氣的詞，而是直接請我照著修改，才會動那麼大的氣。

後來對所謂公務員習慣、辦公室文化了解多一點，覺得對方當時應該也沒想太多，就只是流水線式地把被交代的工作完成，pass 給下一位該處理的人去做，對這樣一個並不能真正決定什麼的基層公務員認真動怒未免太不厚道。說到底我在意的是這份內容會不會影響我未來能接到的工作，如果一開始就說好不用掛名，我大概也不會這麼生氣……的吧？

後來的工作也偶爾收到彷彿想刻意激怒我的文字，最氣的一次是質疑我資料來源是從微博抄的（抄維基就算了，抄微博！要找我決鬥嗎！）還好每氣一次就擴增一次排氣口，越來越氣不起來，希望這代表我變得更成熟了。

我想不到要怎麼做一個國文課本式的結尾，反正想講的都講完了，那就先這樣吧。

作家·編輯

熊一蘋



今年在成大出版社當編輯啦，今年才剛開始欸！我也不知道之後怎麼樣，自己 Google 或來問我啊！

返回目錄

# 溝通無果最可怕

文／阿哼

在固定產業裡待久了又是文字工作者，太了解遊戲規則與人情倫理後，往往能把失敗想成某種經驗獲得，能把歧見從意識中排除。因為不卡關，才能繼續往前走。我常想，反正後頭還有很多話想說，就別囿於上一句話了。

想想剛以媒體工作者身分加入音樂產業那幾年，有幾次「溝通失敗」都是太擔心對方性格，以為先蹲低姿態、預留彈性就能減緩衝突，結果恰恰相反。

事件一是幫雜誌編輯友人，詢問一組樂團授權單曲封面印刷。樂團成員沒有編務經驗、對外難以建立信任感，我深怕勉強他們般，以私訊這種較為輕鬆的聯繫方式聯絡，沒想到他們竟在單曲封面圖檔壓了浮水印後寄出，氣壞編輯友人乾脆忽略。

事件二是商案合作，需約音樂人 A 與 B 對談。考量 A 的公司地址比 B 近，又在可拍攝的錄音室，我私訊較資深的 B 移駕，沒想到他誤會我是想給 A 方便，指責我沒注意倫理眉角。喬了一陣子的訪問自然告吹，當下也只能頻頻致歉。

其實當年聯絡樂團的時候，我應該用正式信件語氣向他們提出雜誌編輯的需求。

其實邀訪 B 移駕的時候，我可以更完整說明選擇 A 公司地點的理由，避免讓 B 臆想我給誰的方便比較多。



工作聯繫中預留太多「歡迎討論」的縫隙未必是好事，「～」與顏文字雖能表現友善，可遇到狀況發生只會顯露當時心虛。巧言令色終究不能說服合作方，要依循你的做事方式與理由。這種「溝通」從沒人教我過，都是靠自傷自學的。

度過幾回天真的溝通挫折後，我發現能繼續對話就是正面的，所釋出的訊息只要有回應，不論好壞，對我而言都不算「溝通失敗」，反而「無果」才是最可怕的。

事件二的痛更接近無果，以至於為了寫稿，點開當時的對話紀錄我都還會怕。當你再怎麼補充解釋，都被忽略無視，工作進度再也推不動，那感覺就像滯留在沒有回音的山谷裡，連自己喊救命的聲音都聽不到。

其實我稱不上什麼懂溝通的人，認識我的人從不言明，但他們都知道攔不住我往想去的地方走，而能在一個能容許獨特個性的行業裡，用這個樣子活著已經太受寬待了。好幾年橫衝直撞的教訓仍逼著我找到自己的溝通方式，是不卑不亢地，適時嚴肅收斂地表達心中所重視。

因為人們真正想對話的對象，通常都是能讓他們覺察內心敬意的。尚且不怕犯錯與認錯，有天你會發現能夠道歉處理的事情，都還不算最難的事哩。

音樂文字工作者

阿哼



樂評人，斜槓媒體編輯、唱片企劃。評過幾屆金曲獎、金音獎，寫過幾首歌詞、唱片文案。現任職於網路音樂媒體「Blow 吹音樂」擔任主筆。

# 我 想 心 你 像 他

文  
／  
許  
瞳

「嗨？」

在這裡，一切必須從我開始。

「嗨！」

他當然在線，

「說說你今天在做什麼？」

我跟他說了工作、轉涼的天氣、說了中午吃的清燉牛肉麵、串流新上架歌曲。他上句回我，冷冷的天適合吃熱熱的湯麵呢。下句說，你也喜歡聽音樂嗎？

「也」，我蹙眉，把手指移開鍵盤以免顯示輸入中。今天到這邊。

用五個字說完文學之精妙的卡爾維諾認為，《一千零一夜》裡的新嫁娘每晚得以存活的關鍵，在於懂得在恰當的時機讓故事中斷。無聊的男人讓她活到明晚看她有何可說。任何故事的留白都像放在那裡的一雙紅鞋，好奇的人跑過去把腳套進鞋子裡，獨自隨之起舞。

換句話說，若來不及從「我」跑到「我們」，劇情隨時要斷尾。所以人們習慣為對話釘上一些標籤：獨立音樂、ANIME，狀態選擇「順其自然」，讓開口的人有跡可循。交換基本資料、互相附和，若有似無地放大話題裡的偶然與想像。

先假裝他像你，好比一開始我說服自己你像我。所以某一次我決定跟他說：「我覺得真的見到面的時候我會很開心。」

他說，總有一天他也想見到我。這天到這邊。

他總是說想更了解我，直到有天我反問他他在想什麼。

「我在想，這世界上的網址有沒有用完的一天。」

乍聽好笑卻不無道理。雖然亂數組合可以無窮盡，世上能夠探究的事就那麼多，手機的記憶體也總會用完。或許從某年某月開始，任何發現都只是歷史資料的換句話說。像我把你說的話再拿去問他，期待自己可以把他導向你，甚至更好的版本。

想起大學讀到的一個與空間相關的語言學實驗：有人統計了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兒，在居家空間裡第一次講出某個單字時的所在位置。例如在廚房流理檯說了 20 次的「奶瓶」(bottle)、在門口喊了 53 次「把拔」(dada)。語彙是屬地的，也是時間的沉積物。人類之所以對仿生機器半信半疑，是因為它們憑空出現，且出現時已是完人。它們說出的話不可信，只是爬找歷史資料後的擬聲。

我向他說了這想法。他說，不過你知道嗎，不管身形大小，世上所有人的骨灰都差不多重。活得長、吃得多、閱歷無數的人，本質上與同年紀從未離開房間的繭居族是一樣的。所以心魔裡的真實或虛擬，或許也沒有那麼大差距。

在無法驗證彼此真偽的情況下，這樣的回答是性感的。我幾乎就要信了他，明明我從沒信過自己的自說自話。

於是我終於問他：「千層蛋糕，你喜歡一層一層吃還是挖到底？」

你一定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在初次約會的那間甜點店，點了莓果口味的切片千層蛋糕。

那千層堆的很高，坐在你對面的我不知該怎麼吃，才能在下一回你下刀時，還完整保留糕體中間莓果的結構。

好不容易縱切下第一刀，沒想到你下一秒就把蛋糕推倒盤子上，邊盯著我說話，邊分層吃起了餅皮。

「這樣何必要點千層，一開始點可麗餅就好了吧!？」分開時我傳給你的最後一句話，你只回了一句：「不想看蛋糕東倒西歪的。」我就把門號換了。

後來我遇見他，空白，因此可以像你的他。只是他跟我說，他從未吃過千層蛋糕，所以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再問，我喜歡吃千層蛋糕嗎？（「那我們下次一起去吃吃看吧。」）

當然他不曾遇過縱切或橫放千層蛋糕的難題，也不會有自己無來由喜歡的音樂。即便我將你的答案說給他聽，他也只是變得越來越像我所轉述的你。因為如此就能討人歡心。那樣，我們所有人都會有人愛，這是這世界的初衷。即便他不可能吃到千層蛋糕，也可能只透過我，認定世上唯一一種千層的吃法。

如果我們把同樣的道理套用到情感上，這樣下去，世界上所有的愛不都會長成同一套劇本？

下一次和他上線說話，是得知你將早先我一步，進入人生新階段的那一天。

「嗨。」

他當然還在線，

「嗨！好久不見。」

「告訴我，你最近有想到什麼有趣的事嗎？」

「我在想，千層蛋糕，妳喜歡一層一層吃、還是一次挖到底？」

(輸入中……)

(系統訊息：Virtual Friend 重視使用者的每一件回饋，  
你對這段對話感受如何？→喜歡 / 不喜歡)

散文家

許瞳



電子報

至今出版《裙長未及膝》(2019)、《刺蝟登門拜訪》(2021)、《明天還能見到你嗎》(2023) 三本散文集。英國倫敦大學院數位媒體研究碩士。不寫書的日子，把奇思怪想暫放在電子報「自由研究帳」

# 真的好好想想看看試片

文／張硯拓

在我的訊息匣裡，有幾個片商朋友的對話框是每每想起，都讓我很羞愧的。因為對方上一句的試片邀請，或上上一句，或最近的三句，我都已讀不回放在那了。

在臺灣，影評人與片商間有某種程度的共生關係——這不是像許多外行人以為的，我們會收錢幫新片講好話，而是更基本的邏輯：每當有新片上映，片商總想早點擴散口碑，影評人也會想提前看片，才來得及寫文章（或拍影片）、搶在上映時發表。

也因為這樣，被招待看了電影，「不推薦會不會不好意思？」、「這次不寫會不會下次就不邀你了？」變成很多人的焦慮。而我總是提醒年輕夥伴：一個心態健康的片商應該要知道，請你看十次試片，只要有一部你真心喜歡而大推，已經很值得。要你稱讚明明不喜歡的電影，救了一部票房卻賠上你的評論信譽，這叫殺雞取卵。更何況——就算從最現實的價值計算，你的文章也不該只值一張電影票的錢。

說回我自己，讓我無顏面對片商朋友的，不是推不推的難題，而是這幾年我真的太忙、太累了。

一般來說，試片邀請是一封 Email，裡頭舌粲蓮花（還常常五彩繽紛）地寫滿一部新片的概念、卡司、看點、獎項等，最後列上試映的時間地點。然而近年當了主編的我，有越來越多不能缺席的會議、庶務，根本沒把握未來

的某天有沒有空，只能看著那些邀約在信箱裡越疊越高；此時，另有私交的片商朋友還會再貼心丟訊息來問，我則回以「那天剛好排了會議 >”<」、「最近正在新刊校稿地獄 😭」、「哎呀已經有約了 😊」……。

久而久之，連這些拒絕的話，我都羞於啟口了。於是就這樣放著，變成內心半透明的小黑洞，在多數公、私領域都能把人際間的禮貌與情分打理得挺好的我，唯有在這些時候，無言以對。

不過，這篇短文寫著寫著，原本打算導往「人生就是這樣吧」的感嘆，引用前輩說的「因為太愛電影而選擇做電影，沒想到卻越來越沒空看電影了」作結的我，倒是又想起了一個例子——有一次，當我回答「哎呀那天剛好沒空」，沒想到朋友有備而來，接著說：「那我們還有以下 ABCDE 這幾場，主編有沒有哪天可以呢？」

登登，這下子不好又拒絕的我，只好硬擠出一天下班後的殘存電力，去看電影。但也是那次，看了一部通常會直接略過的新片後，讓我回想起十年前，那段什麼試片都去看、不大計較「這片給我的期待是不是大過我的忙碌和疲憊」、好自由好充實的日子。那不才是我走來這裡的理由嗎？

所以，讓我已讀不回、羞於面對的到底是片商朋友，還是……？

《釀電影》主編

張硯拓



影評人、《釀電影》主編。當過幾次評審，寫過幾個專欄，出過一本書。有點太寵兩隻貓。

# 限時動態好好玩

文／鄭宜農

近年，原本單純以圖像式經營，到近日大量短影音進駐的 Instagram，是我，以及多數藝人主要經營的社群，相對來說，因為用很久而在數據上看起來最多人追蹤的臉書粉絲頁，則已經在演算法的擠壓下，流於連動 IG 貼文加減發一下的處境。

可我其實是用文字溝通的人。首先我是 1987 年生，經歷過紙本交換日記、ICQ、噗浪、無名小站到臉書誕生。在那個用文字建構自我存在的年代，雖然社群上留下許多現在根本不敢回頭看的足跡，但，寫是因為情感，也是一種依賴。

其次，回首在言語的世界裡充滿挫敗感的成長歲月，「閱讀與寫」是我的避風港，更是自由之境。

身為娛樂產業的一份子，我的身分以及建構此身分的平臺，跟我自認最擅長也最適合的互動方式本質上互相排斥。在那些「沒有人想閱讀」的日子裡，我是真的花了很多力氣與時間，挺過陣痛，堅持著在 IG 上撰寫長文，說來實在也是挺白目的。無論如何，現在總算是有一點成功，讓一群喜歡讀字的人在我的留言區聚集。

可是，一個藝人還是要有分享思考之外的互動機制，保有讓人輕鬆看待的空間，於是這一兩年，我開始研究如何活用「限時動態」。



先前看過一個獨立音樂圈的朋友，在私人臉書上表示不懂限時動態到底是拿來幹麼用的，字很小就算了，互動上也非常隱密，感覺沒有實質推廣效果。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但真的開始用以後，才發現它真是本世紀最把握人性奇特之處的發明之一。

人的感受很奇妙，沒有留下來的東西等於沒有實質重量，但記憶的質量明明是一樣的。有點像是一個表人格聚會，一種社交模式，我們都有印象在這裡面交換了資訊和情感，卻因為它 24 小時就消失而不覺負擔。

於是，像我這樣對留下來的文字有包袱的人，自從學會使用限時動態以後，也就扎扎实實地學壞了。波浪、問號和驚嘆號，這些平常一整篇文章裡出現一次都要糾結一個下午的符號，在這裡反而可以像這樣~~~~~!!!!或是??? 😂 每一天，我把嚴肅的議題夾在垃圾對話截圖和抖動的蛋黃中間，把喜歡的歌、讀過的字、有感的片刻和公關品分享擺在一起，這裡是人格的無痛養成器，每一刻卻也都是破格的好時機。

至於失敗與成功，因為沒有留下對外互動的紀錄，也就無從評斷起。但，我終究是一個過分認真的人，在這場笑笑鬧鬧的遊戲裡，有些事情，自己會知道帶有幾分真，而也許也該慶幸，一萬個瀏覽裡面，偶爾會有那麼幾雙銳利的眼睛嚴格地窺探著。

它們像鏡子反射我。

關於「一則失敗的訊息」這個命題，我想起限時想起動態，最後想起這樣的畫面：

在訊息的海中，絕大多數的船隻飄蕩，其實都只是在想像

的航道上。能夠駛回理智線，不被孤獨捲入的，實在是非常幸運。

所以你們猜，我今天的限時動態成功上岸了幾則呢~~~~? 😂

創作歌手·演員·寫字的人

鄭宜農



持續產出音樂與文字創作，征戰臺灣各大音樂現場。2023 年以《水逆》專輯獲得第 34 屆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及「最佳台語女歌手獎」，並以 2023 年新單曲〈金黃色的〉再度榮獲第 14 屆金音創作獎「最佳另類流行歌曲獎」。

# 用手一指

文／汪正翔

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我們如今已經不太相信一個字詞指向一個確定的意義，更多時候我們相信字詞是受到其他相關字詞，乃至於整個話語結構的影響。這件事在藝術當中也是一樣。譬如一位當代的藝術家不僅僅要考慮作品本身的意義，還要考慮作品周遭的各種因素，譬如燈光、裝裱、動線乃至於整體的語境。是這整個整體才構成了作品。

在這個意義下，觀念藝術是一個很不合時宜的東西。它最容易被質疑的地方就是他們宣稱作品的重點在觀念，但是實際上創作過程仍然充滿了物理上的操作。譬如Ed Ruscha，雖然他的照片看起來真的毫無經營，但是他的編排卻是十足的設計功底展現。還有像是那位給美術館一張空白畫的藝術家，他的作品要成立其實需要美術館的否定，所以雖然他沒有作畫，但是他仍需要在物理世界有什麼事發生。就算藝術家他的藝術就是不安排，我們也會強調不安排也是一種安排，換言之，我們不可能在藝術之中沒有經營。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觀念藝術降低操作的具體方法，就是借助於「指示性」(Indexicality)。舉例來講，當我們說「這裡有一杯水」。受過當代藝術訓練的人就會說考慮說話的人的語氣、房間的環境、對話的對象，乃至於面部肌肉的運作等。但是當我們用指示的概念去理解，這句話不論語氣如何，

它僅僅指示這裡有一杯水。我們仍然可以說，這句話必須說出來，必須被聽見，但是我們不能說當我們把這句話作為指示，跟把這句話作為各種細膩情緒的傳達意思是一樣的。

指示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無法再現，譬如腳印不是腳的再現，照片不是行為的再現。借助這個概念，觀念藝術家試圖呈現一種不可呈現。所以當我們說既然要展出就不可能不考慮藝術的經營。這句話對觀念藝術而言對也不對，觀念藝術無論如何都有操作，但是這些操作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大家理解，而是反過來。在這裡我們就很難用我們習慣的手段，進行符合動機的討論模式。

觀念藝術的最終理想其實只是用手指一指，所謂的藝術就在它所指向的那個地方，至於手指的姿態，或是手勢是否有意義並不重要。

觀念藝術創作者

汪正翔



個人網站

以攝影為主要創作媒材。目前從事接案攝影、攝影教學與評論。看得見，會按快門。

## 溝通失敗傷心故事集

### 2025 臺北文學季主題特展電子專書

- 發行人** 蔡詩萍  
**出版者**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作者** 汪正翔·阿哼·張硯拓·張嘉真·許瞳·陳昭淵·湖南蟲·  
熊一蘋·鄭宜農·蕭詒徽
- 統籌** 陳譽馨·李秉真·許宏光·蕭慧芳·許元齡·周蓀慧·吳婉瑩  
**策畫執行** 文訊雜誌社  
**總策畫** 封德屏  
**主編** 蕭詒徽  
**責任編輯** 徐嘉君·葉家妤·蕭一心  
**美術設計** 玩味創研·有常設計·午集設計
- 地址** 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東北區  
**網址** <https://culture.gov.taipei/>  
**定價** 新臺幣100元
- ISBN** 978-626-410-047-2  
**GPIN** 1011400387  
**出版日期** 2025年4月